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五

陸子

廬 陵 竹 峯 羅 勉 道 述

門 人 彭 祥 點 校

內篇

人間世 學能高飛遠走不在人世間
故此篇言所以處人間世之

顏回見現仲尼請行曰矣之曰將之衛曰矣
為焉曰回聞衛君出公其年壯其行獨輕用
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
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量猶準也澤如雲夢之類蕉草也言死者
甚衆以其國準之澤國人之死如澤中草
焉即陳逢滑曰吾日敵於兵暴骨如芥民
其無如者動觸刑戮無所逃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
多疾

醫門正欲人之多疾以行其術猶亂國可
以行其道

願以所聞思其則
願以所聞於夫子者思其治衛之法

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語若殆往而刑耳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
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
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
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
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
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實
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厚信在於氣質故言未達人氣不爭在於
心意故言未達人心

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請作暴人之前者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婦人菑人者
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句且苟為悅賢
而惡不肯惡用而求有以異若也唯無詔王
公必將棄人而關其捷而目將焚之

目為其所眩
而色將平之

色與之和平
口將營之

營救自解

容將形之

為擊跽之形

心且成之

且遂成其非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不能正救更添其過

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前矣

彼順其始之惡無有窮極汝若諫之則必
以汝言為不信厚怒汝而不免於刑戮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備
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
其君因其備以濟者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
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虛厲
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

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
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
不能勝勝也而況若乎

叢枝胥敖與堯爭名實有扈欲與禹爭
名實堯禹猶且不能堪而伐之何況於汝

手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常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端正而謙虛所以盡乎己龜勉而專一所以入乎人夫以陽為充孔揚言衛君以充陽之性自為充足甚揚揚得志也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者喜怒無定人莫敢逆之也案與按同感觸也容與猶縱肆也因按抑人之觸已以求縱肆其心也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言遂日積漸之德且不能成何況大德乎執固執也訾毀也彼將固執而不化汝必外與之合而心內亦不復訾毀之矣然則汝之所謂端而虛勉而一者豈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前所謂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者也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內直者與

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漸乎而人善之漸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

顏回更說此三條內直而外曲者由內徑直而外為委曲也成而上比者舉其成說上合於古人也內由徑直則順乎其天故曰與天為徒天子與己皆天之所子是已與天子皆子而已何能相勝而獨以己言求人之從是已乃勝於天子邪若能知此理而不以己求勝則全天所以皆相子之意故曰若然者謂之童子言尚如童子時未分是非也此之謂與天為徒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外為委曲所以周旋人事故曰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

舉古人之成說以告之其言不過誦說教詔而實所以為箴規蓋以此乃古人所有之言非吾所有也如此則雖直不至為害此之謂與古為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夫多政法而不能間謀入之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已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猶是自師用其心者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肆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符猶言性也揚雄答賓戲慎脩所志守爾天符言性與天符故謂之符知符券然聽聲則止於耳心思則止於符唯氣則無所

思惟虛而待物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未知道則百散無所聽命實自是一顏回既得道則唯虛而已何有此身哉

可謂虛乎夫子曰盍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以禽為喻衛以其國為樊籠顏回欲往衛如入樊籠焉但當入游其國而無感動其

赫奕之名謂之入游則雖入而有遊遊自得之意不拘於所過若得入則諫若不得

則止不必定要得入也却言得入後居止之道衛本非可居無一門而無毒但得一宅以居而寄此身於不得已可也寓寄也

不必執著之意如此則得與衛侯相近矣幾近也此是教顏回且入身去住待居久而自化也下文却教以化之道

絕迹易無行地難

人要絕滅蹤跡易而無行地難欲不見蹤

跡何如無行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雖是人事便有天理人可欺而天不可欺

○此四句言顏回當泯形迹點浮偽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喻下

聞以有知知上去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無知之知乃大知未聞有如此人○此四

句言顏回當外智巧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却告顏回以虛心之說瞻彼門闕之內有

室猶人身之有心也虛室無蔽碍則自然

生白而百祥萃止虛心無蔽碍則自然光

明而萬善凝止止者止而又止也陰陽

者流飛九星而以中宮得白為吉祥亦取

其虛空無碍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比心放縱不知所止則身雖靜而心不靜

故謂之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

耳目本外而徇之於內心知本內而點之

於外惟虛而已如此則鬼神將來與我並

處而況人乎舍字應前宅字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七古

帝之所行終而況散七古高者乎

前虛心之道乃萬物之所由以感化也乃

禹舜之所以為樞紐也伏羲几蘧所行以

終身也而況衛君不過散雜之人耳何難

化之有如言散卒散馬不與正數

葉音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

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

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

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

言必以權好而成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七古若成則必

有陰陽之患

憂思以致陰陽不調而成疾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

會也執粗而不滅七古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

命而久飲水拔其內熱與

粗糲食也不膩不精善也欲清者苦熱而欲清涼也言吾所食但執粗糲而不精善厨爨蕭然爨者不必苦熱而思清涼今乃朝受使齊之命而久飲冰此憂思之過遂成內熱非飲食之過也

吾未至乎事之情

實也未曾做到事之實處

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事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天所命之理仁愛出於自然未嘗與此心相離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也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近者相靡服以信不待有言

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

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兩處之言皆喜皆怒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如兩國皆喜則其言必有過相稱美處兩國皆怒則其言必有過相詆訾處傳者所

以為難

凡溢之類也妄矣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缺故法言曰註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

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

至則多苛巧

以巧而鬪力如漢書下射武戲如起於戲

巧無他姦計是為屬陽卒恐不勝遂相侵

卒屬陰矣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

樂凡事亦然始乎諒也常卒乎鄙也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言虛如波之隨風故易以動行實常患喪

失故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默死不擇音氣息弗

然於是並生心屬

若遇所與言之人施其忿怒不問情由則

只得巧言偏辭如獸之將死不暇擇其聲

音美惡惟覺氣息弗然不平而已於是

有陰陽之患而並生心病

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

然也

剋核剋定而核實必欲與之求詳也

苟惟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

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

此兩句是總括兩法言傳其溢言則過其

則度乃是添益改其命令勸其成好則事

危殆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美之成甚難歷久而後成惡之成甚速不

及於欲改

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何必作爲巧僞以報自齊君但致楚君之命而已又恐葉公以爲迂闊終之曰此其

難者應上文天下之難者也

顏闔魯之將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

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殺物之心如出於天性

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若然者吾索之何遠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

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

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刑就則不睽隔又不可入其所好而與之

說隨心和則不乖戾又不可表操於外而

自矜伐

形就而入且爲顯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

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

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

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礙

此豈徒然哉必達之入於無礙過之地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螳螂以臂能當物爲才美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伐誇也而汝也幾危也積其誇汝之才美

以犯之其身危矣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

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

怒也

生物則必殺全物則必決因而生怒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性之順逆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糝矢以蝦蟇

蝦蟇也以蚌飾器也

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

骨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僕緣僕僕然者馬體也虎馬之性以喻衛

太子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標社樹其大蔽牛絮

妙之百圍

圍量之也圍有大小不同有以一尺圍者

有以八尺爲仞圍者此百圍以尺論下丈

三圍四圍以仞論也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

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石字遂行不輟第

子獸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

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

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

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

戶則液樞切干

滾出樞木上

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

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貽夢曰汝將惡乎

比于哉若將比于於文木邪

中山王文本木賦謂有文理

夫榘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

折小枝泄

小枝摘去實而木液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天自摺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二字乃今得之為予大用八字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予求無所可用之日久矣幾為不識者所伐死乃今得匠石謂予不材遂得以无用為予之大用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謂為不材之木是相物也木固是物汝亦天地間之物耳奈何其相物若分別汝為人木為物則人與物既各別安能相知汝亦幾死之散人耳又惡知幾死之散木

匠石覺而診也其夢弟子曰趣取取無用則為社何邪

彼既趨取於無用則其為社何邪為社是又不能無用也
曰密若無言

匠石使弟子閉密無言似謂社樹有靈恐知之

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詒屬也

直但也彼亦但寄此身於曲轅耳以為不相知者強以為社也名為社乃詒屬屬病之

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

翦伐也若不為社亦無人伐之

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凡且也者又進一步說彼其所保全此生者與眾人異而我欲以義理譽之不亦與之相遠乎言前此謂其不材固不是今若稱譽之亦不足為彼輕重

南伯子綦

即南郭子綦居南而字伯

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庇其所賴

聚駟車千乘而隱藏其下將可庇其所藉賴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

大根則軸解如車軸折裂而不可以為棺槨詩上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二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

其大也嗟夫子綦神人以此不材以用宋有荆氏地名宜楸柏杗其拱把

兩手曰拱一手曰把

而上者求狙猴之杙以職者斬之切所以棲狙猴者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高名者屋之高大而有名也麗與櫪同屋棟也柳文小石城山記其上為睥睨梁櫪之形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禪者斬之

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此又出一段有用之為患故解之

漢郊祀志古天子常以春解祠言解罪求福也

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類折故與人

有疇病者不可以通河

不可祭河神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與已通用所以為不祥也

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者

支離形不全貌疏名

願隱於齊

齊與隋同偃者不見其願隱於臍間

有高於頂

頭低而肩高於頂

會撮指天撮切

臺世緇撮之撮會合其髮而撮為髻古者

髻近項脊曲而頭低故髻指天也

五管在上

管脰也五藏之脰皆在上

兩髀為脊

脊在髀裏故以兩髀為脊

挫鍼治緝

衣也能挫縫衣之針

足以餬口鼓笑播精

鼓動其策以占即今人抽籤者也精精米

所以享神楚辭懷椒糈而要之注糈精米

也播者陳之以享神也言能策占并祀神

也

足以食饋十人

所得不止於餬其口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其間

恃其無用故不自藏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功役上

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斛四與十束薪夫支

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

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子鳳子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其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全其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行者宜任其所至若指畫所往之地而疾

趨焉則因殆矣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迷陽迷蕨也蕨生蒙密能迷陽明之路故

曰迷陽托興言之

吾行御曲御音無傷吾足

以上因論語而附益之其下是莊子之言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

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

之用也

上述樛社樹商丘木故於此就木上結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五